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十八回 東矢狂生翻為座上客 操戈逆弟磕破柩前頭

鸞吹、素娥急趕至屏門後探看，則見美人如狼似虎。蜂擁又李而去，嚇得面面廝覷。素娥道：「如今快叫申伯伯去打聽，可是為那一百畝田，怎樣告准狀子的？」鸞吹急叫申壽前去；與素娥兩人。在房裡只顧打旋，不知是哭是笑，只覺得胸前氣塞，心裡劈劈的亂跳。等了一會，申壽回來，呆靠在窗外，說道：「是要等白相公回來，才知道的了，那裡去打聽呢？」鸞吹著急道：「你怎樣沒用，難道白相公也沒看見？」申壽道：「不是老奴沒用。是老爺死得不好！」從前老爺在日，休說跟轎進去，有許多威風：就是老奴們偶然閒闖，這些衙役見了，都直立起來，你也要扯去吃茶，我也要請去吃麵，發著腳的奉承。如今是亂吼喝著：「走開去。走開去！」他可許你站一站腳兒？誰看見白相公的影子，總是老爺死了，衙門人都變得大了，還是當初的樣兒麼？」鸞吹聽著他嘴叨，愈加氣悶道：「不要說了。快到西莊去喚未能來，他病已好了，麥租也結局了。」申壽還要爭辭，素娥道：「小姐心焦，不要耽擱了！」申壽方搖頭而去。鸞吹等因無消息，分外為又李擔憂。又李被差人擁至縣前，卻落在一個茶館之中，便有把門、站堂、值刑的許多差人，及招房堂差，承行各項書吏，陸續而來，各揀座頭，拉雜坐下。店家拿出茶點，各桌上都向又李拱手，讓過那邊同吃。又李大拉拉的坐著，只做沒有聽見，一概不去理他。那原差悄悄的說道：「那兩位是房裡老師，那兩位是班中頭役，都是極行時的，不可輕慢了他！那使鬍子老師是承行，你的事情，都在他手裡，我替你私下招他過來，講一個規則，省得人多口雜，又費錢，又不好看！」又李冷笑道：「所言公，公言；為什麼要私下講究？也沒有什麼講究，只同你去見官就是了！」

那原差瞪大了眼睛，那些人都向他打著市語，原差嚶都嚶都的說些什麼，只見眾人一齊開口道：「就是明講也好！」又李笑道：「我客中那有銀錢？即有銀錢，也不賞你們這些奸胥猾吏！」眾人不聽猶可，一聽時，個個磨拳擦掌，像要攢打的模樣。內中一個老者說道：「列位且不必動粗，承老師，你是承行，還是你去拍拍醒他，免得當場出丑。」那鬍子搖擺過來，又提出一個不知頭勢人。說道：「看尊駕衣冠，像是官牆中人；但既涉官司，就有微末前程，也不濟事！況這事情重大，只怕有礙功名！此時若不破費幾個怪錢，將來侮便遲了！就是原告呈詞，也該抄看，當官好去辯理，不要差了念頭，自誤其事！」又李道：「方才票上雖未黏詞，那原告的名字，是未洪儒，注語是奸婢謀閨，狀子大約可知，何用抄詞？至於這一頂頭巾，原算不得什麼前程，久已丟掉他！事情重大，諒不到軍流斬絞的地位，便有誤事，也沒懊悔，何須饒舌！」那承行向那老者道：「你聽見麼？我倒好心和他說正經話，教他筋節，他倒挺出這樣死話來，看去就是失時倒運的貨色！他說不到軍流斬絞，官斷十條路，若像照著這般樣子，去觸惱了官府，也就拿捉不定，便是拖著木狗去充當驛卒，也夠他受用了！」那堂吏合招房道：「別人的錢，還有隔兩日見效的；我們的錢，是走上堂就爆響的呢！傳語的時節，只消增減一兩個字眼，輕重一點子口氣，草供上要緊關目，結實的略鬆泛些，輕鬆的略結致些，就便宜得多了！」又李道：「我本沒甚口供，你傳話的好歹，敘供的呆活，總不干我事！」那承行睨了堂吏、招房一眼道：「你們也有這些熱氣，去換他冷氣！我們且吃茶，等他見了棺材，再把石灰去揩他眼淚就是了！」只見值刑的說道：「你前程真假，雖沒考較，但這事少不得要革了再審的；到那時夾棍板上身，休怪我們忒奉承了些！」又李大笑道：「這個還早，就僱了急足，飛遞咨文，也得一兩個月哩！」只見原差說道：「我差了這件古董事，買牌票，跑腳步，酒也沒喝你一杯，錢也沒見你一個，如今要見官了，難道也推甚死話不成？」又李道：「誰叫你跑腳步來？你既做差人，自該跑腿，不消和我說得。你若牌票錢，該問你本官要，為什麼出這沒錢賺的牌票，拘起人來？白相公身邊，錢是有幾個，說過不賞奸胥，不要只管噴叨，惹我相公動氣！」

又李剛說完，眾人齊嚷道：「從不曾見這等犯人，開口就說賞字！誰是你的奴才？奸胥、相公的受你這聲兒、氣兒！耐著官府就要坐堂，停會出來，大家動手，打他一個爛熟，看他是竹醬籩？還是鐵醬籩？」又李冷笑道：「要打不妨，我白相公病了多時，筋骨並不爽俐，你們這些通草拳兒，每人替我打上一二百拳，只當叫你們捶背也好。」眾人不覺大笑道：「原來是個傻子！你看他瘦的那一把骨兒，倒虧他不知死活，說出這樣沒影的大話來！」又見店家走來，說道：「各位，這茶錢是誰出？吃了有幾十壺哩！還有饅頭。糖片、瓜子、腐乾，那一樣不是錢？看這人模樣，是不肯出錢的人哩！各位只要招架一聲，小店有了放心，就不敢來聒噪了！」又李道：「你這茶幾個錢一壺？」店家道：「茶是兩文一壺；饅頭、糖片、瓜子、腐乾，都是四文一賣。」又李在順袋內，摸出兩文錢來道：「拿錢去，我止吃你半杯茶，也算是一壺了。其餘都問吃的人要去。」眾人一齊聲哄道：「反了世界了！你為著官司，我們替你出茶錢，你休做夢！還認是官府發了大紅全東，請你來赴席看龍船的呢？」

眾人正在哄哄，只見一個人氣喘吁吁的，趕進店來，說道：「各位不消發怒，我來算還茶錢就是了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向一個纏袋內去摸錢。又李把那人一看，問道：「你是未老爺管家未能呀！」那人道：「小的正是。今日進城交帳，才知道這事。小的打發掉了這錢，來叩見文相公。」又李走過去，把纏袋一手揷住，說道：「這茶錢是不許還的！」未能忙打簽下去，又李扯住，低低說道：「我姓白。」未能會意，起來，高聲說道：「白相公，這是衙門規矩，不但茶錢，小的還帶著各項使費，在這袋裡。」又李不等說完，一面取袋縛在身邊，一面說道：「行賄用錢，斷然不可！你若出掉一個錢，我就怪你！」對些書役和未能，都面面相覷。又只見一個人，走將進來道：「茶錢都是我的！」一面打發，一面把這些人請出茶鋪去了。未能跌腳，偏向又李說道：「這人姓計，名多，綽號計都星，是出名的訟棍；他來還茶錢，是包著大相公打一面官司了。」又李道：「一面兩面，都也不必管他。你只回去，安頓小姐，叫他不要著急，說我這事是斷然不妨的，不可瞎用掉了錢。」未能唯唯而去。

停了些時，鼓樓上敲三梆，原差來帶又李進縣。知縣升堂，又李昂然而上，點名過堂畢。先叫了洪儒上去問不多兩句，就叫抱告計多。遠遠見計多指手劃腳，卻不聽見說些什麼。計多下來，上面已叫著白又李了。又李踱將上去，打了一拱，站立半邊。那些差人連聲喝跪，又李端然不動。那站堂的，用力把又李一拖，一個便在後盡力一擦，卻似生根的一般，休想動得分毫！暗付：怪道茶坊裡說大話，果然有些把勢哩！知縣見此倔強之狀，已是佛然，問：「是何等前程？」又李答：「是生員。」知縣道：「你不過是生員，有事犯我案下，如何不跪？」又李道：「生員若有事，自然該跪；生員本無事，如何敢跪？有事而不跪，是無官長；無官長，是無朝廷也！無事而輒跪，是無學校；無學校，是亦無朝廷也！知縣怒道：「現有人指名告你，怎麼說個無事？即使被人誣告，也要本縣替你審豁。朝廷設立法堂，正為民間伸冤理枉；被告者俱說無事，要這法堂何用？還不快跪！」又李道：「若事有冤枉，被人誣告，在法堂之上，要求老父台伸冤，這自然該跪了！若冤既無待於伸，狀亦斷無庸准，便與這法堂，渺不相涉了；何敢望塵雅拜，長跪乞憐，以輕朝廷而羞學校之士乎？」知縣勃然大怒道：「怎麼竟說狀都不該准的！未洪儒告你誘姦了他的婢女，現在圖謀其姊，這是奸誘重情；就是果有冤屈，亦須質審始知，怎竟說是不該准呢？你體得倚恃護符，抗拒官長，只怕咨查過去，革了前程，動起刑來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又李笑道：「老父台不鬚髮怒，聽生員一言：朝廷設立法堂，以為聽斷之所；即設立律例，以為聽斷之書。犯事者不得倨傲於法堂，與聽訟者不得並髦夫律例，其制一也。律上明明載上，指奸勿論；既非奸所捕獲，又無姦情證據，考之律例，兩無所附，何所見而准其狀？則亦何待審而知其誣？老父台明明犯著濫准詞狀之條，怎反說要咨革起生員來呢？未公與生員三世通家，誼同骨肉，生員因弔奠而病臥其家，即可誣以姦情；則旅遊者必露宿，家居者必塞門，竊恐男女共行於途，皆將指被為有淫具而治之以奸矣，烏可乎！」

那知縣一腔盛怒，正待發作，被又李侃侃鑿鑿，援古證今，忽莊忽諧，人情人理，一時競發洩不來；欲要尋個駁頭，急切思量不起，弄得沒法。那堂吏受又李之氣，悄悄的提一句，稟道：「老爺只消問那抱告，討姦情證據就是了。」知縣連忙叫了計多上堂，問道：「你家主告白又李姦情，自然有確切證據，可從直細說，不得含糊隱漏。」計多道：「小的主人若不拿著實據，怎敢妄告姦情？你要說這白又李，以孤身男子，藏在深閨，奸謀叵測；只消講他與婢女素娥同床共寢，一月有餘，這便是姦情確據了！如今只求老爺把素娥提來嚴審，並令穩婆試驗，便是白又李的奸婢謀閨，千真萬實矣！」知縣復問素娥年歲相貌，計多道：「素娥年

十八歲，是極標緻的。」知縣點頭大喜道：「這狀子上單說與婢女素娥有奸，要圖謀你家小姐，卻沒說一月餘來同宿的話；本縣因事及曖昧，有關縉紳體面，先拘白又李來錄供，沒有提婢女素娥到官鞫訊。如今據你說來，既非年小蠢惡之婢，同床寢宿，已一月有餘，則姦情是實；要根究到底，顧不得體面，詢不得私情的了！」因標下一條火簽，立拿素娥聽審，一面叫下穩婆伺候；吩咐將人犯帶過一邊，把別起事情帶來先審。未能探知消息，飛趕回家稟報。

鸞吹自未能將又李說話，並不肯出錢，及告著奸婢謀閨之事說知，渾身如澆冷水，想素娥與又李苟合是真，一經審明，自己名節，無從湔洗！正在萬分愁苦，欲殺欲割之時，忽聽官府要拿素娥，急得心中鹿撞，眼內珠傾，扯著素娥，放聲大哭道：「這是我害了你了！如今當官去審明，你與哥哥俱罹法網，難免出乖露醜！仔細思量，更沒別法，只索尋短見了呢！」素娥也怕與又李同床寢宿，犯了禮法，要治他的罪；因哭著說道：「小姐說甚話，先老爺夫人，現在只有小姐一位嫡親骨肉；況且白相公坐了監獄，還要小姐照管，如何說起短見的話來呢？婢子不合不惜廉恥，與白相公同床共寢，干犯禮法；然渾者自渾，清者自清，婢子做事一身當，怎肯連累小姐？若小姐一尋短見，則不特喪葬祭祖無人作主，亦且皂白難分，反啟外人議論，致污名節，這是斷斷使不得的！」正在苦勸，差人已到，在廳發作，立逼要人。未能只得進來催促道：「小姐，不是哭泣的事，快些打發素娥妹出去！計多主謀，告准了狀，捺住差人，直待掛了審，才來拘人，給我們一個迅雷不及掩耳；又代白相公出錢，打一面官司。若再不用錢，便直輪到底了！須封起八兩銀子，包給原差做鋪堂，並直刑使費，那銀子第一要料理，若沒有錢，便是性命千條哩！」素娥聽說拶子的利害，不覺號哭起來。鸞吹愈加心痛，哭道：「都是我的主意，叫你去伏侍哥哥，如今害你受刑，於心何忍！」把兩隻腳兒，在地板上跳個不住。差人見不發人，在外敲門打壁，沸反盈天，未能只得死命催促。鸞吹一頭痛哭，一頭趕進裡房，開了箱籠，捧了一捧銀子，放在桌上道：「憑你去打發，只要素娥妹不吃苦便了！」未能攜著銀子，催逼著素娥出去。素娥好似綁上法場一般，上前兩步，退落一步，眼睜睜看著鸞吹，淚如雨下。鸞吹扯住素娥，哭做一團滾亂，到小廳後，只得放手。直看素娥哭出了門，方才趕到靈前，大叫爹爹，號啕痛哭，竟昏暈在拜氈之上。那些廚婢灶婢，因素娥做人忠厚，沒一事不在小姐前週全他們，常時疾病，又都虧他醫治，稍帶知醫，個個與他相好，都噙著眼淚，哭送出門，到望不見轎子，才走進來。才見鸞吹暈倒，慌忙喚醒，大家才扶進房，倒在床上，悲啼不止。

素娥號哭出門，在轎中忽然想起：我雖不合與相公同床共宿，然事已如此，哭他何益？古人云：士為知己者死，女為悅己者容！我為小姐所知，相公所悅，且為救命之恩，養養之德，就殺身以報，也不足為異！平日讀史，見那些忠臣義士，赴湯蹈火，如履坦途，未嘗不嘖嘖歎慕，色動神飛；怎麼輪到自己身上，就這樣畏縮起來，豈不可愧？我今所犯，料還不是死罪；況我尚有苦情，不是無故去做非禮之事。若到官時，須把前後情由，細細說明；或者憐我因奉主命，知恩報恩這點念頭，寬我之罪，也未可知！就是必不能寬，我便直認其罪，一力出脫相公，說他病即昏迷，不省人事，俱我一人所為；任他拶逼，我只拼了一死，便可全白相公之名節！須要侃侃而談，不可囁嚅畏縮！素娥定了這個主意，便覺胸有把握，竟安坐轎中，不作楚囚之泣了。

不一時，已到縣前。那些閒人望見轎子，都知道是未家女婢，犯著姦情，擁擠何止千人？未能料理停當，要與又李商量，同一同口供；那些差役部嚷起來道：「未管家，這是斷斷不能！你看他方才那種氣概，休說我們被他凌賤，連老爺也被他那樣挺撞，合堂人都氣破胸脯，正要拍他鬼臉來哩！我們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只保得府上的姐姐不吃苦便了！」因叫軍牢，把閒人打開：「你看，這轎子要擠破了？官府看見，不是當頭的！」那軍牢果然拿著鞭子，望人頭上亂打，打出了些空兒。恰好那節事已審完，原差去回復了，如飛跑到轎子邊，好好喚出素娥，領將進去。那知縣把素娥細看，暗吃一驚，詫道：「怎丫鬢中，竟有這般絕色？休說一月有餘，便是片刻同床，也沒有脫白的事！這姦情是實，要重治白生之罪的了！」因定一定心，問：「是你家主告你與白生有奸，須把他何日誘你成奸？又怎樣圖謀你家小姐？從直說來。本縣憐你年紀小，誤落白生之局，不難為你；若支吾不認，便只得用刑了！」吩咐取拶子伺候。合堂吏役都看呆了。值刑的慌張答應，豁郎的丟落拶子，就便提一句道：「老爺憐你年幼，只從實認了便是。」堂吏等亦點頭示意，那拶子正落在素娥膝邊。素娥胸有成竹，毫不動容，朗朗的說道：「白相公係先老爺通家世姪；先老爺與家小姐，在杭州溺水，虧白相公捨命救起。先老爺感白相公救命之恩，臨終遺命，留四百畝，以酬其德，立有遺囑可證。前月白相公來弔奠先老爺，因過哀成病，臣床不起。家小姐感白相公恩德，因家中並無五尺之童，命賤婢晝夜伏侍。家相公恐白相公分田，故此誣告姦情。白相公病中昏迷，賤婢不避嫌疑，盡心調護是實；至於淫蝶之事，休要說白相公是坐懷不亂的正人君子，即賤婢下人，亦知以禮自持，不欺暗室，此心可對天日！若有一字涉虛，願甘立斃杖下！」知縣暗付：又是一個說大話的人！因問：「你家主說你與白生同床共宿一月有餘，可是真的麼？」素娥道：「這是真的。白相公奄奄一息，賤婢因奉小姐之命，代主報恩，晝夜在床，灌湯灌藥，揩拭污穢；只是兩心皎潔，從不稍涉於邪。望老爺鑒察！」知縣冷笑道：「這也就難信你了！」因不忍用拶，吩咐穩婆，領至招房，趕出閒人，細心探驗。須臾，穩婆回稟道：「驗係童體，並未破身。」知縣不信道：「如此一對孤男少女，同床月餘，那有完璧之事？」只見計多跪上來稟道：「老爺不可信，他家小姐現差未能，在外揮金四布，這穩婆是受他買囑混供的。」穩婆著急，發誓道：「你便叫禿老虎許我二兩銀子；若得了未能一個錢，就爛掉這兩隻手！」知縣喝道：「不許胡說，我自自有道理！」吩咐家人，將素娥、穩婆一齊領入內衙，叫老婆婆同驗明回話。須臾，家人同穩婆出來回稟：「夫人親自驗明，不特未經破身，眉毛交緊如索，乳頭結束如豆，是個守禮謹身閨女；歡喜異常，留在裡面備酒飯賞他哩。」

這縣官姓任，名信，為人忠厚，居官廉潔；只是有些任性，常要枉斷事情。更有一件毛病，是「懼內」兩字。因夫人有才有貌，又有些資，貧賤時仰靠他，所以凡事都受他三分節制。懼內的人，聽說夫人喜歡，便是兜心一拳，呆在公座之上，做聲不得只見階下一群人，冠裳濟濟，踱上堂來，突如其來。說道：「未老先生一生廉介，正直無私，今被嗣子洪儒，誣告白又李姦情，詞涉其姊；若非屢次驗明，則其姊受不白之冤，未老先生亦蒙羞於地下！不孝不弟，罪不容誅，伏乞老父台按律重懲，凡在結紳，懼感大德矣！」任知縣立起身來，舉眼看時，都是本縣有名的鄉宦，慌忙出位，拱手答道：「各位老先生請回，晚生自當遵命。」眾鄉宦方才下去，只見許多生員擁擠上來，說道：「未洪儒得受胞伯萬金產業，忘恩反噬，幾累堂堂弱息，玷辱清名！求老父師大法痛懲，以植綱常，以安孤苦！」任知縣道：「各位年兄請回，本縣自有公斷。」那些生員打了一拱，齊齊的排立兩旁，把這些站堂吏役，都攔在背後，急切裡擠不出來。任知縣心裡躊躇；這事情弄大了！一來夫人喜歡，不敢違拗；二來鄉宦生員環堂請法，不便模稜；三來驗明女身，無可班駁；四來看審的擁擠數千人在此。也該顧惜聲名！因想：白生何仇？洪儒何德？止因白生出言挺撞，致動我怒，原沒甚大怨，何苦屈法去求他過失！方才唐突時節，虧我的話頭尚未說殺，如今按法而斷，不特可蓋前愆，愈顯得我不設成心，虛衷大度，有何不可？因定了主意，翻轉面皮，喝帶原告上來。此時計多見素娥驗是女身，心裡已是慌張，還恃著官府袒護，法可從寬。及見眾紳持各抱不平，當堂請法，嚇得目定口呆，手足無措！那洪儒更是雛兒，早已渾身抖戰；忽聽見縣官叫他，心頭突突的跳著，一路爬跪上去，連連磕頭。知縣大怒道：「你這畜生！未老先生嗣你為子，把萬金遺產都付與你，喪心反噬，幾使受辱九原，不孝之罪，上通於天矣！本縣今日執法公斷，要打死你這畜生，替未老先生出氣！」一面把棋鼓亂敲，一面將籤筒內刑簽盡倒出，口裡不住聲的喝著：「扯下去，與我著實打！」那些差人，雖得足了洪儒的銀子，見官府發怒，紳矜不平，無可遮蓋，齊齊的吆喝一聲。兩個值刑的，將洪儒劈頭一提，直拉下翻簷。旁邊又走過兩名皂隸，一個把洪儒頭頸捺住，一個揪住兩足，將褲子扯落，露出雪白的屁股。值刑的將板子在臀上一捺，捺得洪儒殺豬也似的叫。只聽得吆喝一聲，那板子望空中飛起，洪儒魂飛魄散，直挺挺的躺著受死。

早是又李從人叢內擠將出來，上堂跪下。任知縣疑是來羞駁他，忙道：「本縣知你被誣，已在這裡懲治原告；有什麼話，請起來講。」又李跪著說道：「未洪儒誣告生員其罪小，涉及閨閣其罪大；老父台執法懲治，本所應得。但洪儒年幼無知，其中必有主唆之人；求父台暫息雷霆，免其責辱，以全結紳之體；究出王使，以伸朝廷之法，實為兩盡！」任知縣道：「這是以德報怨了，更為人情所難！快請起來，本縣嚴究主唆就是。」又李謝了起來，那值刑的板子，在半空中正待打將下去，任知縣吩咐，且放起來。

眾差役又吃喝了一聲，把洪儒提起，推至案前。任知縣喝問道：「你這畜生，平空誣告了白生，如今白生反替你跪求，本縣若不看白生情面，這頓板子，你也休想性命了！快把誰人主使告這狀子，實供出來；若有半句支吾，取夾棍伺候！」眾差役又齊齊的哈喝一聲。那洪儒如在鬼門關上，剛放轉來，魂魄還沒上身，亦且字義不明；兩手摳住褲腰，定著兩眼，答應不出。任知縣把棋鼓一擊，合堂差役齊聲一喝，嚇得洪儒渾身色勒勒抖個不住。又李道：「老父台問你，這狀子是誰人叫你告的？」洪儒聽得明白，方回過頭去，指著計多道：「就是這計老哥叫我告的。」知縣道：「計多是你家人，怎這等稱呼？」洪儒道：「他不是家人，他是會寫狀子的，與我賭錢相好，是他叫我告的。」知縣大怒，喝帶這光棍上來。差人把計多帶上，知縣罵道：「你這奴才，充做未家人，在本縣眼前，再三頂說，坐實這姦情；原來你是開賭寫狀，包打官司的光棍！左右，與我扯下去，先打四十！」打的時候，任知縣不住的擊著棋鼓，喝道：「著實打，著實打！」這四十板，打得計多皮爛，鮮血淋漓。看審的百姓，擁堂的生員，人人稱快。洪儒抖戰不已。

知縣復叫值刑的豎起夾棍，套著雙足，喝計多供招，先要同賭人姓名。計多到此，也就一毫沒計了，只得先供出幾個賭腳。知縣標硃筆，立拿，一名不到，重責四十。卻喜懼在堂上，看審一面官司，急切擠不出來，登時拿到四名，跪在一邊。計多實供道：「那一日未洪儒在小的家賭錢，他說：『這兩日精晦氣，賭錢又輸，家裡又有人坐著，要分一百畝田去！』小的問他：『是何等人？為何事要分田？』未洪儒說：『忘記他姓名了。』單把未老爺遺囑分田的緣故說明。小的說：『外人怎得分你未家產業？我和你去拜他，若是個難兒，便可賴起這田做賭本。』未洪儒說：『他躲在姐姐房裡，我也沒見他面，你如何得見他。』小的想著，一個男人，怎躲在女人房裡？不合攔攔洪儒去問姓名，看破綻。隔日，洪儒問了姓名，說：『不是姐姐房裡，是在極裡頭一所書房裡；我進去時，白又李坐在被裡，姐姐坐在床前椅子上，素娥爬在床沿上，說說笑笑，講得正是熱鬧。』小的問他：『素娥是甚人？有多少年紀？』他說：『有十六歲，是絕標緻的丫頭。』小的想著少女孤男，喧笑一室，主僕雜亂，內外不分，大有可疑了。因叫人從西邊園內，爬牆進去偷看了兩夜，說是每夜小姐到二更天才去，標緻丫鬟上床陪宿。小的只道白又李姦情是真，才敢代洪儒抱告，希圖賴田瓜分，只此便是實情。若有半句虛辭，願甘處死！」任知縣法問洪儒，洪儒連連磕頭道：「句句真的。這幾個人，是日日同賭的。」知縣吩咐，取一面重枷，判著枷號三個月，滿日責四十板釋放的枷封，當將計多枷號出去。同賭四人，每人四十板，枷號一月。連洪儒責取永不賭博甘結。復吩咐道：「本該一頓板子，打死你這畜生！看你先人面上，白生又代你跪求，免你當堂出丑！以後若敢賴田誣告，再行賭博，定即處死！」因喚兩名差役，著押帶洪儒，交與族長，說：「我老爺吩咐，帶到未老爺樞前跪著，聽憑未小姐以家法懲治。懲治過了，帶來回話，他若不遵，仍行責處便了。」差人押下洪儒，眾生員打拱，贊頌任公明斷。又李候其退下，正待作謝。只見知縣起身拱手道：「年兄少年老成，不欺暗室，真可追蹤柳下，可敬，可敬！請在賓館少坐。本縣退堂，就著人延請，要暢領教益。」說畢，轉身，打鼓退堂。當有東房書吏，把又李請在寅賓館中。又李本不耐煩進見，因審時十分唐突，不便再違其意，只得坐下等候。

不一會，裡邊一片聲傳請，東房慌把又李請上堂來，到月台口，見一乘轎子歇在西邊，堂上一個女子走將下來，又李看時，卻是素娥。素娥低著頭，急走兩步，自入轎中。又李剛走上堂，裡面雲板一聲，暖閣開處，任知縣早迎下堂來，連連打躬，至西書房敘坐。素娥自坐著轎子回家，只見一人在前飛跑，血流滿面，有二三十人，在後追著；遠望跑的那人，卻是洪儒，只不知被何人趕打。原來鸞吹許字之婿，複姓東方，名旭，字始升。他父親曾做鄖陽巡撫，性耽靜養，勇退歸田。聽見未洪儒告狀之事，叫人抄詞去看過，氣得要死。因想：未公家教嚴肅，未小姐頗著賢聲，不信有此醜事！暗暗打聽審期，糾集了紳衿看審，若姦情虛了，便要嚴治洪儒，倘姦情是實，便要當堂退婚。及至審時，素娥還是童體，只為賴田起見，誣蔑姦情；故令眾紳衿上堂請法。不料又李反為洪儒開脫，只得罷手。豈知走到大市口，恰好洪儒撞過東方家中這些子弟親友，便個個磨拳擦掌，把洪儒打得滿面流血。虧得原差死力勸救，放著洪儒逃脫。素娥見了，雖不知被何人趕打，心裡卻甚快暢，暗道：「這真是天報了！」

不一時，到了府中，下轎進去，直走到大廳後半邊巷裡，隱隱聽得鸞吹哭聲。急跑進去，喊道：「小姐不要哭了！如今是好了！」鸞吹忽聽見素娥聲氣，從床上直豎起來，一把抱住，說道：「怎樣好了？莫非是做夢麼？」廚下僕婦丫鬟，聽見素娥回家，都趕進來，擠滿了一屋。素娥把兩次驗看之事，紅著臉說了一遍。鸞吹驚喜道：「這真是鬼使神差，謝天不盡了！」素娥道：「縣官夫人十分憐愛，叫他兩位小姐相見，原來他家也有這等美貌小姐。那大小姐更是文致，直要愛煞了人！夫人賞了酒飯，還叫他大小姐陪著，慇懃相勸。那大小姐好和氣，就如熟識的一般。臨出來時，好生不捨，叫婢子時常去走走。那夫人留住婢子，等外面審完了事，一一告訴了，才送我出來，又叫問候小姐。」鸞吹道：「你出門後，我已拼著一死；只苦你不知要怎樣受刑，累我直哭到如今。那知遇著這樣好人，做夢也做不到將來怎生補報他們呢？」素娥道：「大相公已經脫了褲子，要打了，轉自白相公苦求，才免了打；打雖免掉，卻也夠了他了！」鸞吹道：「既沒有打，有甚夠他？」素娥道：「路上許多人趕打，小姐你不曾看見哩，大相公滿頭是血，七跌八撞的，跑得那個樣兒！」鸞吹問：「是甚人趕打？」素娥道：「便是不知道，莫非看審的人打抱不平？」鸞吹問道：「白相公怎不回家？」素娥道：「我在衙裡，聽見夫人吩咐，拿燕窩海參出去，要留白相公吃酒哩。」

正說著話，未能在外要見，僕婦等都歡喜回廚。鸞吹、素娥忙走出去，未能道：「官司的事體，素娥妹自然告訴過的了。只小的被值刑的纏住要錢，不得先趕回來報個喜信。但是外面轎夫，喉嚨都喊乾了；素娥妹快些打發他去罷。」素娥道：「我與小姐只顧說話，竟沒提起轎錢。」鸞吹急進房，提出一串錢交與未能，令其打發零用。未能拿錢出去，隨即進來稟說：「四房老相公奉官府吩咐，押大相公罰跪廳前，請小姐痛打一頓，還要去回銷哩。」鸞吹恨道：「他也有來見我的日子麼？」一面吩咐開了廳門，點起香燭；一面走出廳來，見過族長，便到靈前，放聲大哭。族長勸道：「這畜生瞞得鐵桶，你這裡也沒來告訴，族中通沒一人知道，幾乎弄出事來！虧著天有眼睛，官府明白，也是做官的姪兒陰中保佑！雖沒當堂責處，已經扯脫褲子，嚇得魂出，連同賭的打得皮開肉綻，官司是全贏的了！方才在縣前大市口，被東方親家那邊，打得滿頭流血，遍體成傷，如今又押來，憑你處治，也可出你這口怨氣了！」鸞吹、素娥方曉得打洪儒的，是東方旭家裡的人。鸞吹道：「這樣傷天害理的人，那有手去打他！姪孫女自從清晨哭到如今，水米也不曾沾著一口，渾身像死人一般，氣也沒有了，還拿得起手來嗎？」族長道：「你若不打他，便要當官去打；方才計多那樣硬漢，聽說打得死去活來，如今還不知有命沒有命！鸞小姐，你可憐見過世的四姪姪婦面上，打他幾下，饒了他的狗命，也是你一點陰鷲！」那洪儒是嚇破了膽的人，親眼看見計多等打的那樣，又親耳聽見官府吩咐的話頭，今見鸞吹不肯打他，怕事決撒，嚎啕痛哭，總不收聲。鸞吹看他直擺擺的，跪在地下，滿面都是乾血黏連，眼淚如簷頭急雨，直衝下來，也甚覺可憐；卻想起自家名節，幾乎被污，性命幾乎不保，又覺恨他人骨，呆呆的不肯轉口。洪儒見鸞吹執意不打，小廳上差人又催帶回官，害怕非常，把雙腳挪上幾步，一手扯住鸞吹的裙幅，將頭在地下，只顧亂碰。滿眼垂淚，極聲痛哭，說道：「兄弟以後再不敢了！只求姐姐打我幾下，救我的性命罷！」鸞吹還要奈何他一會，只見洪儒額角在地一連幾碰，鮮血直淌出來，舊痕新痕，模糊成片，連著眼淚鼻涕，淋淋掛掛的，直牽帶到衣領胸襟之上，竟像血人一般！不覺頓起可憐，哭道：「你好好是我兄弟，何苦如此？你以後再不要是這樣，我原拿你好的啣！」洪儒也大哭道：「我將來拿你像娘一樣了，再不敢啣你的氣！你可憐我，打了我罷！」鸞吹滿眼滴淚，一把拖起洪儒道：「你只消改過，我又打你做甚？四叔公，只算是我打的了！」族長恐有反覆，又敲實了鸞吹口氣，然後帶著洪儒，同差人回官去了。鸞吹轉轉身來，要進房去，只見素娥靠在柩旁，神氣昏沉，滿面灰色，竟像死人一般，不覺大吃一驚。正是：

乍敲金橙方旋凱，忽舉烽煙又報驚。

總評：

自古及今，無此倔強被告。作者翻去一切屈打成招套，特開一異樣花攢錦簇席面以處又李，正為絕頂人生色，不使庸庸輩同作楚囚之泣；而文章亦遂臻絕品。凡有幽憂沾帶之病，讀之無不立愈者，豈獨治頭風一疾耶？

「素娥忽然想起」，一轉最妙，即見平日學問，又見臨事本領，然何以不早作此想，此則文章家起落之法，不落至十分，則起必無勢，兼使落處減色。故必壕哭出門，方忽然想起，使鸞吹素娥之病苦異常，而讀者之快活亦迥異尋常也。

紳衿上堂請法，可謂突如其來，文章最喜者是此等突如其來之筆。素娥見眾人追打洪儒直流滿面，亦是此法。又李如此激灌怒官吏而卒致訟事全贏，並且延為上客，古文頓挫之法盡於此矣。

不特頓挫由此而出，撕衣驚痘，遞入湘靈正傳，又係明修暗度之法，不可不知。

素娥雲：「大小姐好不和氣，見了婢子如熟識一般。臨出來時，好生不捨」，此已暗度陳倉矣。不必撕衣驚痘，始入湘靈正傳也。

湘靈何以一見素娥即如熟識，臨別依依不捨？此與後文素臣紅豆初見同法。天生眷屬，點點相關，深入始知其妙。

湘靈係千金閨秀，何肯陪及婢女？夫人亦何肯令其陪侍？此正出色寫素娥豐格，不敢以爨桐侮之，非止我見猶憐也。任信吃驚，定一心方能問供，亦是此意。